

纪念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

铁肩是这样炼成的

刚到农村，最严峻的考验是体力劳动。当时我已经成年，气力圆满，干过不少家务劳动，以为农村劳动我不怕，可一干起来，才知道干农活并不简单。

在农村，无论是干农活还是过日子，肩膀很重要，挑担是基本功。上肥要担粪，收割要担谷，烧饭要担柴，洗涮要担水，样样都离不开肩膀。对于初到农村的我们，肩膀面临着空前的磨砺。

我们第一次砍柴是跟着农民兄弟上山的，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砍柴、捆柴、挑柴。砍柴必须戴草帽，脖子上围一条毛巾，因为松树上有毛毛虫，掉在身上蜇人很疼。砍柴的时候，左手扳住小树枝，右手紧握柴刀，举起来斜着使劲砍下去，用力一掰就成了。把砍下的树枝有序地摞在一起，下面垫一根绳索，绳索一头有个木勾，拿另一头绳索围树枝一圈，扣住这个木勾，一脚踩在柴捆上，双手拉绳索，边踮边拉，直到紧实了，在木勾上打个结，一捆柴就捆好了。挑柴的扁担很独特，一根长木棍，两头镶包了尖尖翘翘的铁矛，三分之二处，有一个短横档。起肩前，用扁担有小横档的那头垂直插入一捆柴中，接着用小臂抬起扁担，翘起一捆柴，反转身，再把另一头的矛尖斜插入另一捆柴中，然后顺势把扁担滑到右肩上，再找到平衡点，一担柴就上了肩。

农民兄弟给我们做示范，动作娴熟轻巧，毫不费力，而我们自己动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刚砍下来的松树枝饱含水分，很沉。我学着捆扎，插入，挑起来，两捆柴像大石头一样重；我再发力，不行，人歪倒，趴在地上，重来！我自创动作，右膝盖跪在地上，一手撑地，一手扶着背后的柴捆，使出平生力气，一挺身，终于，我挑着站起来了！农民兄弟告诉我，步子慢，担子重，步子快，担子轻，于是我加快步伐往前走。

木头扁担很硬，硌在右肩上生疼，不一会儿右肩膀就受不了了，我学着农民那样换个肩。可是扁担经过后颈窝时，感觉扁担像烫斗，压得后颈窝火辣辣的，我赶紧把担子转到左肩膀，不行！左肩更疼！只得又换回来。一路上就这样来来回回，颈后窝被硬木扁担压得红肿发木，最后没有了知觉。

我步履踉跄，中途歇了两回，终于到家了！感觉胸腔里一股气息冲出喉咙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挺直腰背，耸耸肩膀，心想，原来力气就是这样压出来的！房东大妈看着两大捆新柴，对着满头大汗的我说：“嗯！小熊力气见长啊！”我微笑着擦着汗水，回头一看，小周停在路边放下了担子，正喘着大气，我赶紧跑过去说了句：“我来！”一口气帮她把柴担回家。

在那个每天除了出工干活，就是干活出工的单调乏味日子中，我与两个初中女生有着极为融洽的姐妹关系。现在回想，缘何如此，皆因一种情怀，一种习惯。我像大姐一样，尽自己所能帮助她们。当年，下放到一个村的学生分男、女界限，互不来往，没有交流，更谈不上男生帮助女生。无论是生产队劳动，还是学生班砍柴、担水、机米，我总是多担待一些。

夏天酷热难耐，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，需要抢收抢种，俗称“双抢”。

清晨，天刚露鱼肚白，我们担起箩筐跟随组长下田了。稻田有水，凉凉的很舒服。一切都是人工操作，七八个人在前面弯腰“刷刷刷”地割，稻穗一把把放倒了，后面四人推着禾斛跟着，轮番举起一把把稻穗，“叮叮当当”敲打禾斛。一番紧张的劳动之后，饱满的谷粒装满了禾斛，组长把谷子分装在每个箩筐中，谷粒湿漉漉的，是露水加上稻田的水。

我跟着农民后面，弯腰割了一个多小时稻子，又换着敲打稻穗，做了大约三个小时的事，还不能吃早饭。早餐前，还要做一件事，每人要挑两担湿漉漉的谷子到山坡晒谷场上。

组长帮我装了大半箩筐，就不准备再装了。我想，自己这么大个子还不如小个子农民姐妹挑得多；再说，竹扁担不像木扁担那么硬，挑起来可以一闪一闪借力，多挑点没问题。我说：“组长，没关系，加满箩筐吧！”组长笑着看看我说：“好啊！加油哦！”接着，加满了箩筐。我试着挑上肩，喔！这担谷子好沉重啊，估计不止150斤吧！腰直不起来，腿直打哆嗦，怎么办？又不好意思再扒掉一些谷子，就这么着吧！于是咬咬牙，直起身子，腰、背、颈都绷得紧紧的。别无选择，跟在组长后面，颤颤巍巍，赤脚在田埂上跑起来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也顾不得脚下什么杂草尖刺、小石子了。走出窄窄的田埂便是一段沙子路，这下可以换肩了，来回换了几次肩，踉跄了几下，所幸没有打翻箩筐。晒谷场坡陡，我放下担子歇歇脚，再一鼓作气，“噌噌噌”挑上坡，把满满两箩筐湿漉漉的稻谷倒在晒谷场上。晒谷大妈见我衣服透湿，脸上胳膊上全是汗水，怜惜地说：“女仔，开始不要挑这么满担子，会压坏身体的。”我笑笑点头表示谢意，此时感觉到喉咙里冒烟，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道。

冬季的劳动项目主要是“挑堤坝”，就是挑泥土加固堤坝，为的是汛期防洪，这靠的还是肩膀。一担两担不打紧，可是从上午干到下午整整一天，几十担，上百担，不仅是对肩膀和腰腿的考验，更是对意志品质的锻造。我们从来没有干过这种劳动强度的体力活，农民很体谅我们，知道城里的学生缺乏劳动锻炼，就有意给我们少装些泥土，还提醒我们多休息。

有一天，来来去去挑了两个多小时，往返的两人挺沉闷。忽然有位农民姐妹提议：“你们几个女仔哩不用担了，唱个样板戏给我们听吧！”队长也说：“对对！”他还用手指着我说：“小熊，唱个样板戏来听听！”于是，我们很高兴地放下担子，站在工地上唱起了《红灯记》选段，我唱李奶奶，小周、小李齐唱李铁梅。本来已经很累了，但没想到我们一开口，还能唱得那么嘹亮，有板有眼。工地上的农民渐渐地越围越多，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我们唱，有的还跟着哼唱起来。一曲唱罢掌声一片！有人高兴地说：“几个女崽唱得真好，跟广播里唱的一样！”队长说：“以后休息时间，

我们就听学生唱样板戏！”大家一致叫：“好啊！”我们也十分开心！繁重体力劳动间隙，休息缓冲对我们很重要。

“挑堤坝”的一日三餐，与农民兄弟一起在工地上吃。生产队供给挑堤坝劳动力每人每天两斤大米饭，即早餐七两，中餐七两，晚餐六两。我们一听都咋舌了，这么多米饭怎么吃得下啊！

生产队安排一个劳动力烧饭，到点就用水桶挑到工地上。生产队管饭不管菜，菜由自己带。进贤县是鱼米之乡，农民不愁没粮吃。新米做出来的米饭白花花，香喷喷，大锅烧出来的锅巴更是诱人，没有菜也好吃！农民兄弟姐妹们看着我们几个学生扒着白米饭（没有菜），都主动拿出自己的菜筒，送到我们面前，这位大妈、大伯拨给我们一点腌菜、麻油辣椒柚子皮，那个大哥、姐妹夹给我们一点霉豆腐、萝卜干、小干鱼。哦，那个味道真的很好！

劳动四、五个小时之后，一大盆米饭不知道怎么样全部吃下去了，原来我的饭量与农民一样大！而两位十五岁初中妹子只吃了一半。农民大伯对我说：“女崽哩，恰得（能吃）好啊！会恰就会做喔！”

晚上回到驻地，没有地方洗热水澡，我们就用土灶烧热水泡泡脚。一天下来浑身酸疼，倒在床上不愿动弹。我们互相看看红肿的肩膀，两位初中妹子肩膀不仅红肿，还破皮了。我赶紧拿出红汞给她们涂抹，她们疼得直叫唤：“哎哟！妈呀，妈呀！”听得我不忍下手。半夜里，听到她们辗转反侧，呻吟、梦呓，我难以入眠，心想这两个妹子少小离家，还要面对独立生活和繁重体力劳动的严峻考验，真是太为难她们了！她们爸妈知道了会是怎样的心情？后来，我给她们和自己都买了粗布做的肩膀垫子，挑担时系在脖子上。同龄的村民女孩见了笑话我们，说是像囚犯的枷锁。

一个冬天的挑堤坝劳动，没有压垮我，却压实了肩背，压硬了腰板，腿部肌肉也结实了。吃得下睡得着，我的体重猛增到145斤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铁姑娘”！如今“两斤米饭”已经成为典故，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那确实是我劳动一天后的饭量。

经过几年体力劳动，我的后颈窝上长出一个结结实实的肉瘤，那是扁担换肩的结果。离开农村以后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肉瘤慢慢消失了，后颈窝恢复了原来的平实，但是青葱岁月迎难而上的劲头却已渗透到我的筋骨中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已融进血脉，成为一种习惯。

有句话说“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”，我坚定地适应着农村的劳动和生活，农民和土地也无私地给予了我丰厚的馈赠，不仅是结实的身板，还有坚强的意志和宽厚的胸怀。二十岁的年龄，出众的个头，更有父母遗传的坦荡性格，注定了那时的我会那么做人、做事。重拾往事，我看到的是人性的光辉，青春的骄傲。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熊大衢